深圳风情

〔散文〕

唐光中

现代化的建筑组成深圳特有的风光，圆柱似的摩天大厦拔地凌空。厦壁多以金属或茶色玻璃镶嵌，天光投射，斑驳扑朔，璀璨晃目，电梯裸露于外，梯厢如公共汽车或如一只巨大的甲虫，沿着厦壁由地面向天空缓缓爬升，使大厦静中生动，宏伟雄奇。

深圳的街道繁华而安静，商店热情而清洁，见不到尘埃纸屑，粗言秽语。进商店购物，都要给一只带提手的塑料袋，使你拎起物品方便优雅。深圳的自选商店颇多，近似于过去的“无人售货”，可以任意挑选，然后于收费处算帐付款。

深圳的社会治安秩序极好，居民和游客很有安全感。深圳到处可以见到“扫黄”和“除六害”标语，街上极少小偷，有内地流窜去的卖淫嫖娼者，在电视上曝光，令无地自容，恶行收敛。夜游深圳文化公园，书摊极为健康干净。有好奕者近百人静坐，墙上绘一巨大棋盘，棋子大如饼，主持人按棋手所指，用竹竿挪动棋子，进退厮杀，好不热闹，而始终寂然无声，其文明修养，令人惊羡。

深圳景点不多，但在蓝色的深圳湾新建的“锦秀中华”缩景公园，却是全国之首。步入园内，可以遍游祖国名山大川，北京故宫，西安古城，桂林象鼻山，拉萨布达拉宫，新疆天山，都可身临其境，纪念留影。

深圳农民富，城市人亦富，在深圳开往广州的列车上，与两个年轻深圳姑娘对坐，一身棉绒运动服，普通发型，既不纹眉也不涂脂，纯皮高级提包，白色高级旅游鞋，富有而朴素，显示出一种高雅与纯洁美。

深圳原为偏僻小镇，短短十年，沧桑巨变，蜚声中外，游客、商贾及参观学习考察者终年不绝。

沙头角因中英一条街闻名中外，街头竖有黑色街碑，中英双方以街心为界，两边居民真正咫尺天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昔日到此，街上行人稀少，冷冷清清，双方警察对峙巡逻，森严壁垒。欲到对方买点东西，须乘警察不备之时，疾越街界，然后赶快返回。

今之沙头角，街头凌空横着：“立足沙头角，放眼全世界”的大幅标语，使你感受到沙头角健康向上的气息和改革开放的景象。街道行人如织，拥挤熙攘，市场繁荣，经济活跃，就如内地一些交通要塞的热闹集镇。两边可以随便走，而风格不同，港方多老字号店铺，中方商店多新颖名称，其余一样的叫卖声，一样的使用人民币或港币，一样的敦厚热情。警察和颜悦色，忙忙碌碌，仅仅维护交通安全，为游人热忱服务。

到中英街一是参观，二是购物。沙头角地处海关，购买商品有所限制，但一些普通日用品可随意购置，譬如力士香皂、日本味素、进口布料、尼龙袜、丝巾、电子表、项链等等，你可以满载而归，但你更觉满载而归的，却是饱了眼福开了的眼界。

想起了王实味

赵发元

公安部1991年2月7日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王实味在被错误处理49年后，终获平反昭雪。我是在今年3月1日的“文摘报”上读到这消息的，读时的感觉用得上陕西农民的一句话，“心象猫抓”。

王实味原名叔翰，1906年生，1930年开始创作翻译马列著作，1937年奔赴延安，曾任中共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1942年因《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两篇杂文，被康生等奸人所害。1942年6月15日至18日被延安文艺界集中批判后，加上“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三大罪名，后被保安机关抓了起来，1947年国民党进攻陕北时，我方转战陕北途中因其累赘被杀，不惑之年糊涂死去。

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针对当时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感情疏远这一点提出批评，呼唤着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应该沟通一种真正的“爱”的“温暖”的情感，结果得到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政治家·艺术家》中，他从论述政治家与艺术家在社会上的分工入手，核心是号召作家与艺术家发扬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精神、正视现实，勇敢地担负起“改造灵魂”的工作，结果不仅被消灭了肉体，也被消灭了灵魂。

古人云：“生辱长年痛，死辱片时羞”，王实味蒙冤受屈、生辱死辱几近半个世纪。我读中学时，就知道王实味是“坏人”，今天我甚至但愿他依然是“坏人”，我就不会为君子被颠倒为小人，好人被整成坏人而碎心。

当然我不怀疑当年向王实味“投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人当中有多数是好人，他们的出发点或许是“革命的”，但其思想方法是“左”的，才造成了王实味的千古奇冤。这种思想方法到“文革”中发展到顶峰，造成了千千万万王实味悲剧。正由于此邓小平最近讲“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

听说毛泽东同志曾经向下令枪杀王实味的同志讲“还我王实味”。讲这话的毛泽东是英明的，为人民作过贡献而被错杀的王实味是不朽的，那些谗谄邪曲的“左得利”们是可恶的。“恶莫大于毁人之善，德莫大于白人之冤”，我们党终于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半个世纪的冤案。王实味魂兮归来，九泉含笑吧。

活着的人们，从中该借鉴些什么？

杂文征文

陕西省杂文学会
宝鸡市人民印刷厂
陕西工人报社

本版设计　杨乾坤

刊头　赵国明

钓鱼台觅古

赵德铭

姜太公钓鱼台，在距宝鸡县15公里处的秦岭北麓嶓冢河畔，一走进这葫芦状的山谷，我即被那一谷溪水，满山怪石，遍野翠柏所陶醉、所倾倒了。

钓鱼台，由三千多年的名士姜子牙垂钓于此而得名。姜子牙早年非常博学，但由于家贫不得志，屠牛卖炊渡日，后来做了一名小官。因不满纣王无道，便弃官来到此处垂钓，暂作韬晦之计。这时，他已七十有三了，在此苦钓十年之后，才被周文王访到，拜为国师。他老年得志，便辅佐周武灭了商朝。正因为如此，这块姜子牙的发迹之地，便受到了历代人们的朝拜。

唐代贞观年间，便在此地修建了太公庙，并植翠柏四棵，今庙宇虽经多次翻修，已面目全非，但那四棵参天巨柏犹存，其苍劲挺拔之神态，仍令人肃然起敬，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四柏三间亩”。门两侧书有“斩将封神功盖古今数第一，兴周诛纣才兼文武世无双”的对联。庙内雕梁画栋，幽雅肃穆，让游人一进入，即感到仿佛到了另一个天地。

在太公庙的嶓冢河中央，竖立着一巨石，其石上阔下狭，成倒锥形，颇为奇险。这便是有名的一景观“璜石玄立”。此石高近7米，顶部直径11米，而下部仅有4米，好似莲座，恰如圆锥。溪水沿石底而过，摇摇升欲倾，巍巍升雄险，一旦山洪爆发，激流呛哮，倾泻而下，它便首当其中。然而，千百年来，它却巍然不动。在璜石的北侧，镌刻着“孕璜遗璞”四个大字，系清乾隆年间徐文博所书。其大意是说，这是块先人遗留下来的璧玉吧。

从璜石沿溪水而下的不远处，便是姜太公的钓鱼台，钓鱼台实为一块两米见方的巨石，石下即是一清潭，有几位年轻人正在那儿钓鱼，在平阔的石面上，传说的姜太公垂钓跪膝的两道深深的石印，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不由想起了唐人胡曾“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垂钓。当时未入飞熊梦，几曾斜阳叹白头”的赞诗。

也许

郭秀绒

也许，你曾幻想过
也许，你曾奋斗过
也许，你曾献出过
可是，那斑斓耀眼的光环
距你仍是那么遥远
只有嫩葡萄的酸涩
盈沁在你干渴的心田
也许，你已精疲力竭
不再指望玫瑰吐蕾
也许，你仍蠕动身躯
朝那高峰艰难迈进
不管是什么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说
你身后那串坚实的足迹
就是那斑斓耀眼的光环
如同漂江者反为大江所吞
行动本身就是震撼人心的壮举

夏日断想

门韬

(1)

林中的鸟，谁也不注意它。

当捕鸟人把鸟关进精致的小笼子卖给城里的闲人时，人们才惊讶它的价值。

捕鸟人知道的是金钱。

城里人知道如今多了一个鸟市。

有钱的男女逗着鸟图好玩，然而眼神里总有几分寂寞。

难道人有了钱得了空闲就要去糟害本来欢快的鸟吗？

可为什么不去山林中听百鸟的欢叫，看百鸟的飞腾，而善观这笼中鸟的哀鸣呢？

难道这哀鸣能慰藉那空寂的心灵吗？

(2)

金钱以为它顺顺当当地强奸了权力。

权力却认为它左右了金钱。

一个地方，如果愚昧腐败开始滋生，权力和金钱就会狼狈为奸，知识、正气就成了任人宰割的奴隶。

(3)

沙漠追求一株绿草的爱，而禾苗却憎恶野草的纠缠。

于是，农夫锄掉野草，牧民把野草栽种在沙漠上。

因而，便有了良田和草原。

便有了大自然美丽如画，生活如诗如歌。

(4)

贫弱的人，把自己的血汗钱买成纸、香、虔诚的奉献在神案上，人们看到的是他永远下跪的双腿。

不敢抬头看那人做的泥像，就只能收获那苦涩的梦。

(5)

真实不只有一种。

一位作家用作品宣示他的发现。

佛说：佛是真实的。

道说：虚无是一种伟大的真实。

一个操纵权柄的人说：只有权是真实的，有了权才会有一切。不信，你退休后看看。现在有人说：儿子、妻子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

历史学家说：史书是真实的。

科学家说：还有许多真实，人们还没有认识。

我自怀疑自己是否真实。

电建杯摄影艺术大赛
国家二级企业
西北电建一公司协办

情系铁路　王锷儒

合影

〔小说〕

李振奎

主任要调走，是得来张合影。留个纪念，使人忆起某年某月，某段事情。时过境迁，想起过去的同事，心中也觉得亲切么。

几个热心的人，谋划着合影上的题名。主任爬在边上的桌儿旁，动着笔杆。他们认为他知道合影的事，其实他不知道。他就要调走了，没办的事还那么多。写着写着，他想起了什么，笔一搁，匆匆出了办公室。身后的那声“主任，你快些回来，咱要合影啦！”他没听清，却顺口回了一个“嗯”字。

合影的人们列好了队，正中最显眼的位置留给了主任。日光正好，不强不弱，过一会儿，当然就不那么美了。可是等不来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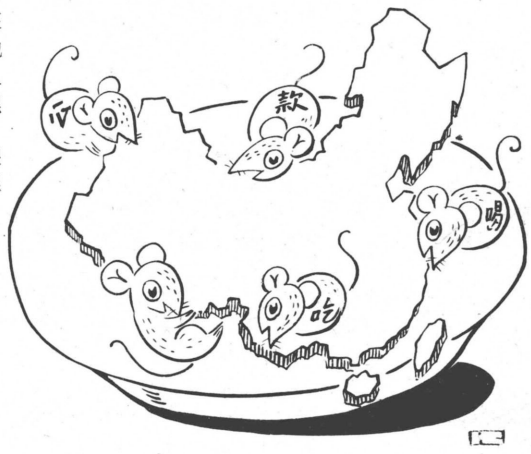
摄影师急了，人们也急了。于是一个个的电话就往一个个的岗位找。一个个的电话里，总是“没有”二字。

都急得团团转哩，主任来了。一身灰一脸黑。“我说咱那锅炉怎么就会汽压不高哩，烟囱的烟室里烟灰太多。这一清，好了。”主任手一指，人们便都踮起脚跟看。远处，高高的锅炉烟囱上飘着袅袅的白烟。

“赶紧照吧！”主任顾不上打扫自己，就站在了队列之尾。摄影师笑着喊一声，“笑！”都在笑时，傻瓜相机就“唰”地一响，照进了欢笑着的人们，照进了一身灰一脸黑的要调走的主任。

照片出来了，拍得很美。像片上的主任，很黑很脏，却笑得极美极甜。

㊐潼关县工商银行与本报合办
潼银杯漫画大赛



鼠害　陈景凯